**读《墙上的斑点》学作。**

**行路**

1814  刘欣雯

我走在似曾相识的街道上。南下的秋风包藏祸心，将本就不完全从困顿中脱离的行人撩拨地愈发混乱。说它冷涩又仅仅是相对于前些日子。它只是微凉的吐息，像温润如玉的、绵长的泉涌，悄然送来解去暑气和热浪的涓流，携带着些许腥芳泥土气息，甚至可以说是温吞和绵密，夹了些清晨与早秋特有的霜露的清凉。。整个人浸在柔软的风里，恍然间带上了些微醺后的醉态。

我难从这天赐的温良中自拔，也渐而忘乎此行的目的----似乎也忘了这条路驶向何方。只知道寄居在这片秋风中的行路人正飘荡着、摇晃着。

这究竟是去往哪里的路？

是去往清晨的湖畔吗？湖面蒸腾出一片白泽，氤氲着薄而细密的水雾，并渐渐散开来，仿若要鲸吞，不对，是蚕食整座城市。吸引着早就心存所想亦或突发奇想的人去靠近那一方水面。湖面偶尔会有驻足的水鸟，不过是鲜少，若是怀此目的而行大概率是会希望落空，完全是听凭上帝抛掷骰子；不过注定会看到的事打武术操的阿公阿婆，放心咿咿呀呀的乐曲，在雾气缭绕的石板路上伸张拳脚；还有那只假鹤----就是立在水中，有一只眼睛上面落了鸟粪的那一个。或许去那儿的人们大多是突发奇想吧，踏上去湖边的路，去看水鸟，还是去看老人家和假鹤，心里某一刻忽然萌生的变动牵一发而动全身，迷糊着便上了路。

不。涌往湖畔的路旁会有晨市，沿街尽是摆摊的小贩，这里静的很，不会是通向湖畔的那一条。应当去往车站吧。作为一个满载归思与憧憬的地方，车站总是交织着形形色色的游客与故事。钢筋构搭的灰顶棚下吞吐包容了操着不同乡音的旅人，更有甚者会混入逃犯呀、乞丐之类的。不论身份、感情，归心似箭也好，近乡情怯也罢，连带那前路茫茫，车站都仅仅只是一个由一条路转上另一条路的枢纽。它或许是会议和希冀的有形承载，但事实上它只是机械地收纳和发配。朝思暮想的旅人踏上归途，壮志凌云的年轻人把前程交付于足下。车站只是冷漠地接受罢了。人间喜剧、闹剧，起承转合，故事太多，便将一切都归于平淡了。

也不。这条路仅铺了些简陋砖瓦，周遭也没有穿行的车流，并不是通向车站的那条繁忙的道路。莫非通往直达天际的原野？原野广袤无垠，一头接壤浮尘，一头亲吻净土。万里无云的淡蓝天空，穹顶似的笼罩大地，夜里成千上万闪烁的光点，发亮的晶体，在天空中嬉戏---那该是群星吧？干净。轻盈，像最纯粹无暇的孩子漂亮的眼睛。是藏了星河在里面，还是夜晚借来眼睛装饰天空。星轨回环，万籁俱寂的流转，淌过万亿年机械的岁月，一如风平浪静的旷野，原野？等会，这城市里怎么会平白无故冒出原野，就算有，也只是被铲除了故日生机，开发商早已投标过的待建区罢了。

也许是去往荒丘上的别墅？不，比起这种挥霍金钱和浪费土地的奇妙行为，我更愿意相信这条路通往一个墓园。人死后是否有灵魂我并不想深究，前生今世也从没有人可以拿出实例来佐证。人们大多对自己所敬仰的信奉的东西热烈追捧，而对自己所抵触的异端深恶痛绝。墓园里的每一寸方圆下可能都存留着一个残缺的肉体或灵魂，寄托了一个生命从萌发到凋零的一切。喜悦、欢乐、迷惘，猖狂，敏感，狡黠……莫谈来世，当木棺或石棺或水晶棺，亦或那一方窄窄的搪瓷盒落定后，酣眠者的生平便只能由那矗立的墓碑上镌刻的深深浅浅来叙述。或许是万竞归空尘埃落定，或许是多有不甘苦苦徘徊，好似那化着半面残妆的落魄戏子孤寂地守望被堙没在火海中的戏台，凄凉与酸楚沿着脚掌漫上心头来。

不对，不对。我不过从家中出发步行了一会儿，到墓园起码要两个钟头，到底要去往哪里？这条路是如此平淡又寻常，但周遭的景象又反复地更迭重演，仿若陷入瘾症般困顿于这几乎与外界隔绝的空间。

  莫非这是通往过去或未来，是逾越天道伦常的光阴小径？这一切仿若一块四方经纬都被断然划裂的残破绢布，一柄长刃机械而无情地切割，阻断行人的前进或返程。一切都是虚无与幻灭，尽是些不真实的遐想。行人只残存着肉体，并无根系的灵魂，无论方向与程途，都不存在一个终点。这是自由吗？是自我吗？省省吧，少在伪自由论和虚无主义的支配下自我高潮。行人在岁月长河中如芥草如微粒肆意从穿行，掠过的风将飘荡的空壳吹旧零散，击垮不堪一击的身躯。在这条以任一方寸为起始的路上，或许根本不存在时空和物质的局限。或许可以听凭茫茫中而来的音信和念想随意去留，但我又该去向哪里，我该在哪里驻足？我该行走多久才可以靠岸，还是这条从来就没有终点的路根本就不曾存在。这算摆脱了一切吗？这算通透彻悟了吗？这算赢得了与人生驳斥的胜利了吗？飘荡，飘荡。生死颠沛与我不相干，我只是行路的旅人，我无法停下。

看来这条路会通往无尽的轮回，缠绵无谓流淌的岁月。

“我终将穿越，但无法抵达。”

忽而我的脚步顿住了，细嗅出野菊暗散的幽芳，被秋风搅散。眼前是封死的水泥墙-----到了家附近一座废弃厂房的背面罢了。

 （指导老师：胡刚华）